



国泰电影院

◎小茹

在淮海中路闲逛时,看到一张巨大的广告牌海报,一半是黑白图片,上写“昨日霞飞,国泰大戏院”;一半是彩色图片,上写“今天淮海,国泰电影院”。

了解上海滩的朋友们都知道,如今的淮海路从前叫作“霞飞路”;如今的国泰电影院,即是从前的国泰大戏院。

民国影视剧中,国泰大戏院是一个出场次数很多的场所,因为创立于1932年的国泰大戏院在当时是上海滩上最大的电影院,经常上映英美影片。时髦的情侣常相约在国泰看《残花复艳》《野性的呼唤》《翠堤春晓》……内战期间,地下工作人员亦常常约在国泰门口碰头、交换情报,因为国泰地处淮海中路和茂名南路的交通要道,来往人多,越是热闹之处越安全。电视剧《隐秘与伟大》中,夏处长就常和沈青禾约在国泰里边看《卡萨布兰卡》边交换情报。

在描写民国生活的文学作品中,亦常见国泰的身影。张爱玲在小说《心经》里提到许小寒曾和爸爸一起去国泰看电影,被同学误以为是陪男朋友在看电影。鲁迅亦留下微雪夜,同许广平携子海婴去国泰大戏院观《仲夏夜之梦》的日记。

到了20世纪60年代,金宇澄在《繁花》里说,国泰在那时属于上海滩头轮电影院,内有冷气(两轮、三轮电影院均以纸扇消暑)。因此,每有新片上映,观众就浩浩荡荡,连夜排队买票,队伍一直延伸到锦江饭店的走廊。

如今,国泰电影院已褪下高级电影院的面纱,票价同市里的其他电影院相当,普通百姓也能消费得起。买上一张票,去百年历史的国泰看电影,既有氛围感,又有仪式感。从地铁一号线的三号口出来,迎面就能看到国泰电影院的身影。紫酱红的泰山砖,白色的嵌缝,典型的欧式建筑风格,立面中央雕刻着“CATHAY”,让它一眼就与周边新式建筑区别开来。在古英语里,“CATHAY”即代表“中国”。

3年前,我特意去国泰电影院看了部美国影片《小妇人》。之所以选择美国片,乃因曾经的国泰大戏院以放映欧美影片为主,我很想体验一番时光倒流的感觉。

《小妇人》讲述的是19世纪美国南北战争时期,马奇家族中4位性格迥异的姐妹,在寻找爱情与理想的过程中,由女孩逐渐成长为女人的故事。原著者路易莎说:“我曾经历磨难,所以我要写有趣的故事。”在返家的地铁上,我想,“有趣”二字确实是自我情绪调节的神器。我来国泰看电影,正是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件有趣的事。

去年夏天,国泰电影院发出公告,暂停营业,启动影院设施的更新升级。等待全面焕新的国泰重新开业后,我一定会第一时间去买票,去看看这位90多岁“老人”的新面目。



大雪水绘园

◎董传政

最难风雪故人来

◎刘芸希

癸卯冬月,邀故友至如皋古城,同游水绘园。过东水关,小雪翩然而至。好友说北方的雪是气势汹汹、不由分说的,南方的雪像放慢镜头,温柔得不真实。他们看这一切总觉新鲜。

“咚咚锵锵”,一阵紧密的锣鼓声从寒碧堂传来,子安催促说:“快走,别错过木偶戏。”天寒地冻,寒碧堂观演的游客不算多。我向来不喜热闹,安顿好朋友,心里惦念着悬雷山房、小三吾亭此刻该是怎样的光景,便快步溜了出去,想必他们是知道我的,定不会怪罪。

转过曲折的抄手游廊,只见“快雪新霁,重岗复岭,积素凝华”。岩崖之下的悬雷山房掩映在琼枝玉树间,显得玲珑古朴。像极沈周《青园图》里“当门一曲抱清川”的小房子。低矮的土墙,陈旧的隔栅,嘎吱作响的门板上两个生锈的铁环,陋室虽小却颇有古意。再往月台,眼前之景便开阔起来。水面透着一顷碧玉的寒光,湖上孤舟似身披蓑衣的老翁,傲然有太息之势。雪还

簌簌地下着,天地间仿佛都朦胧了起来。“惚兮恍兮,其中有象”——凡苍翠之色,皆蒙被皎白。镜阁、波烟玉亭、小三吾亭都缩略为湖心数点。高楼飘渺成袅袅薄雾间的远山,三五好友从远处山径拄杖踏雪而来。引祠身穿黄栌色明制对襟披袄,在雪地里格外明媚,是画面里一抹点睛之笔。待他们从山石间钻出,行至波烟玉亭小憩,我便在隔岸的镜阁细细吟唱昆曲《赏花时》,天地俱静,只余清歌贴着湖面忽隐忽现。曲毕,雪下得越发紧了,大家兴致愈胜,只听得引祠在对岸亭中高呼“莫说相公痴,更有痴似相公者!”众人心领神会,于雪幕中遥遥齐诵《湖心亭看雪》。此刻,我们仿佛与那日湖心亭中的张岱相遇:“湖中焉得更有此人?当痛饮三大白也!”

众人兴尽而返,沿护城河缓步至琴舍,拥炉煮茶,时有梅香绰约浮动。引祠与子安抚丝弦对弹《黄莺吟》,虽虚堂凝雪恍觉春可待也。院中孤松更显遒劲,有苍龙入云之

意。董老师铺纸挥墨即写,一棵苍松便从纸上自然生长出来。

用过晚饭,大家踏雪而行。东河边走得人多,路面有些湿滑,我脚上松木底的勃肯鞋甚是滑溜,一个趔趄,被猜猜一把夹住,才不至于跌倒。过玉带桥、八角亭,河两岸竹编红灯笼,被雪一罩,竟也显得不那么俗气了。河西岸走的人少,地上亮堂堂的,脚踩上去就像过年时扔一把“小金鱼”的响炮,毕剥作响。白天,园子里的雪是南唐徐熙《雪竹图》里很响很响的沉默。这会儿却像小时候一仰脖倒进嘴里的跳跳糖,热闹活泼。说笑间,我忽然转头对猜猜说:“唉,雪地上怎么没有我们的脚印呢?”大家扑哧一笑,被我的傻问逗得乐不可支。大家笑着说:“你瞧瞧后面!”我郑重地把脚往旁边空地上移了移,回头一看,身后已然有一串深深浅浅的脚印。

是啊!前方路远,我们常常只顾埋头向前,而那些珍贵的印记,在被风雪所掩之前,也记得回头看一看吧……



粥暖人心

◎明前茶

搬到新家,离三甲医院仅一箭之地,我就爱上了祁嫂紧贴医院围墙的小店里出售的各种养生粥,南瓜小米粥、红枣百合粥、青菜蛋花鸡丝粥,配上祁嫂在一个大铁板上慢悠悠煎出的老豆腐,真的是一天美妙的开启。

祁嫂是那种闲不住的人,到了仲秋,她一定会煮鸡头米粥。鸡头米包裹着开花的米浆,入口带着水生果实特有的清甜,软糯中带着韧劲。

手工剥米这么麻烦,为什么还要供应这样的时令粥品?祁嫂淡淡地说:“从我家的门头,你抬头看,住院部的霓虹灯天一黑就亮了。在那里,我服侍老爹145天,送他走过最后的日子。我爹就想吃一碗桂花鸡头米甜汤,可惜没有如愿。”老爹走后,她经常半道上见到与老爹相似

的佝偻背影,会在不知不觉中跟了人一路,直到对方转弯或停下来买东西,见到那与老爹截然不同的垮垮面容,她才从梦中惊醒,心头突然涌出的失落与哀伤,像一滴寒露砸在心上。她的丈夫祁哥,就鼓动她在医院门口开个小铺子。“赚点家用,还能让别人家的子女少点儿遗憾,多好。”

祁嫂的粥店,一开就是12年。住院部的病人可由家属牵着,换上平常衣服,手上插着留置针,来喝一碗热气腾腾的时令家常粥。秋冬,更是粥品丰富,栗子粥、红豆糖藕粥,还有芋头肉片粥。

有时,我下班后也来这里喝粥,会遇见刚刚下了血透机的病人,他们这会儿精神焕发、面色轻松又滋润,与陪同前来的家属斗嘴调侃,像说相声一样欢脱。其中一对夫妻与



我拼桌,男的说:“只要一碗栗子粥。老规矩,要个碟子。”

他从粥碗里舀出一个栗子两勺粥,放在小醋碟里尝了尝,欣慰地说:“这天真好啊,祁嫂的大栗子又香又甜。”

作为一名肾衰患者,他解释自己只能浅尝辄止,但看着老婆津津有味地喝粥,也是好的。喝完粥,男的蹬上摩托车,拿出两个威风凛凛的头盔,准备带老婆离开。我诧异:“你下了血透机,就敢骑摩托啊?”说话间,他老婆已经麻溜地爬上后座,抱住丈夫的腰,笑道:“走到这一步,还能怎样,只能笑着往前走。”

此时此刻,盛放的腊梅令整座城都浮漾在透明的芬芳中,他们俩的摩托车马达轰鸣,在微微的顿挫之后,如离岸的蚱蜢舟,迅速又果断地分开了那芬芳之河。